

歷史與空間

謎一樣的賈平凹（下）

第二次見賈平凹是在時隔2個月之後。和他約好之後，4月24日下午兩點，從成都高鐵站出發，到西安高鐵站已是下午五點半。坐在奔向西安城內的出租車上，我忽然心血來潮，問出租車司機知道賈平凹不？年輕的出租車司機瞟我一眼，問我什麼地方來的，說在西安城裡，沒有人不知道賈平凹的，他不僅小說寫得好，書畫作品名氣也大。我問他怎麼能見到賈平凹？他說要見賈平凹可不容易，想見賈平凹而又沒有見到的人多得。我問有什麼辦法可見到他？出租車司機給我出主意，說賈平凹在原張學良公館上班，你天天去那裡等，總有機會見到他。我問張學良公館現在是什麼單位？出租車司機說，陝西省作家協會吧。聽他說得還算靠譜，我心裡直樂。

到永松路，下了車，找一家離賈平凹家比較近的賓館住下。我給平凹先生發了條信息，說我已到西安了，平凹先生很快回信息：「明天有活動，晚上八點見面。」

第二天晚上八點，我準時進了賈平凹先生的家門。也許是剛從外面回來的緣故，額上沁出了的汗珠。他邊給我泡茶，邊告訴我，說四川的阿來昨天也來過。阿來先生是四川作協主席，著名作家，我跟阿來也算熟悉。正說着話時，平凹先生的手機響了，通話後，他要我去一樓幫他接一個北京來的客人。到一樓不久，接到了他的電話，說客人已經從另一個電梯口到了。

來者是北京某出版社的資深編輯王先生。平凹先生給我們相互作了介紹，說我是四川作家，在雅安一所大專院校當圖書館長，散文寫得不錯，3月份才在西安認識，說我們的認識是一種緣分。賈平凹先生的介紹，讓我面有愧色。王先生稱讚四川是個好地方，說他去過四川，禮貌性地跟我握了握手。接着從背包裡拿出一疊A4白紙，要平凹先生替他簽名，平凹先生在茶桌前坐下，答應下來。每簽完一張，王先生就抽走一張，平凹先生簽名的時候，王先生就在旁邊告訴他這張回去送給什麼人，那張回去送給什麼人。我悄悄瞧了一下，平凹先生也只是在紙上簽了姓名和年月日而已，並沒有寫什麼內容。平凹先生簽完以後，王先生要他蓋個印章，平凹先生說他的印章大了，沒有答應。王先生離

去時，我忽然想起上次來時平凹先生家因為沒人，兩人只好自拍相片一事，於是提出和平凹先生合影，王先生很樂意。我和王先生分別和平凹先生合影後，王先生背起背包離去。

送走王先生後，我和平凹先生回到書桌前。我將四川作家伍立楊先生託我帶給平凹先生的書給他，並轉達立楊兄對他的問候。平凹先生接過書，說：「我和伍立楊認識的，北京開會時我們見過面，不知他是否還能想起？」接着平凹先生問起我的近況來。其實我這次是有事來求平凹先生的。將近5年前，兒子不幸離去。兒子的離去幾乎給家庭毀滅性打擊，給我們造成了巨大的傷痛，也深深體會到了一個失獨家庭的世態炎涼。多年來我們在求子的路上走得辛酸，走得艱難，但無論多苦多難我們一直沒有放棄。4年多的努力終於有了結果，在新的孩子即將出生之際，我們想請平凹先生替孩子取個名字，給孩子的未來帶來平安吉祥。

平凹先生應該知道我的這些情況，儘管上次見面沒有提起過孩子的事情，但散文集《童年的酸鼻子樹》裡，有的篇章提到了失獨之痛，而平凹先生是把這本書瀏覽了一遍的。平凹先生靜靜地聽我訴說完人生的不幸，臉上沒有驚訝，只用濃濃的陝西話說，是哦，一個家庭是要有個孩子才算完美。接着問了孩子的性別，沉吟一下，說，我們去樓上吧，我給你寫幅字。

平凹先生的居室是複式的。我們又上了一層樓，這層樓我第一次來時，沒有參觀過。這層樓就一間屋子，顯得擁擠些，是平凹先生寫字畫畫的地方。靠西牆壁櫃子上，還是放着那些瓶瓶罐罐，玻璃門上貼着平凹先生自己寫的兩幅字。一幅是：神說，給你一個極花，去插上金冠吧。另一幅是：春風得意馬蹄疾，桃花氣中美人來。

靠東的一面牆壁還是櫃子，擺放的陶罐以繭形居多。櫃門上不僅貼滿了條幅，還靠着裝裱的鏡框，以及平凹先生的一些書畫。臨窗有一張鋪着氈子的大書桌，是平凹先生潑墨揮毫的地方。書桌左邊堆着宣紙，放着一方尺餘長的黑色鎮紙，氈毯上浸滿了斑駁的顏色。

賈平凹先生拿出一本小冊子，翻了幾下，



■賈平凹揮毫寫下「暗塵隨馬去，明月逐人來」予作者。 作者提供

鋪開宣紙，倒出一些墨汁到硯盤裡，拿起毛筆潤了兩下，在宣紙上書寫起來，邊寫邊用廢紙蘸乾墨跡，不一會兒，「暗塵隨馬去，明月逐人來」幾個大字便呈現在宣紙上，題款時平凹先生寫道「羅大侖弟正，十九年平凹」。都說平凹先生是字憑人貴，文學名氣大於書畫名氣，可他的這幅書法作品，筆鋒流利，剛柔相濟，筆到之處，飄然逸出，行雲流水之間，透露出古雅之氣，且排列有序，恰到好處。我看好多專業書法家也不及。平凹先生對我說，寫字需要靈感，這幅作品是寫得好的。接着給我解釋作品涵義，說是唐代詩人蘇味道《正月十五夜》詩中的兩句，原意是人潮湧動，飛揚的塵土隨着馬蹄漸漸飄去，月光追逐着人們，照到活動的每一個角落。寫給你，是意喻不幸和苦難都將隨着時間的推移離你遠遠而去，美好和幸福將伴隨着你孩子的降臨而到來。接着平凹先生給書法作品蓋上印章，摁上手印。摁手印時說這樣做主要是防偽，外面贗品太多了。說完拿起書法作品，讓我拍了照。沉思一會，又裁剪下一張宣紙，拿起毛筆，刷刷寫下兩個字，說，這是你孩子的名字，讓我拍了照片後，連同那張書法作品，用一個大信封裝好遞給我。

都說平凹先生的書畫是正真金白銀，沒想到做夢一樣就得到了他珍貴的墨寶；傳說平凹先生只認錢不認人，不但寫字收錢，四萬元一個字，連鑒定自己書法作品的真偽也要收費一萬錢，沒想到平凹先生也有這麼重情重義的時候。

想想崇拜平凹先生30多年，認識不過2個多月，卻和謎一樣平凹先生結下了這麼深厚的友情，感覺冥冥之中是上蒼賜予了緣分。回到旅館，抑制不住激動的心情，給平凹先生發了條短信，感謝他的深情厚誼。平凹先生很快回條短信：「你這人真誠，願意為友。祝你一切安順！」

字裡行間

散文課選本

有學子問：新聞特寫的稿子是否散文？

又問：報紙副刊上的專欄文字是否散文？

我說：是。

報刊上的專欄文字有人指是雜文，那麼，雜文也屬於散文了？

我答：是。

對散文的界定從來就沒有一個定案。

台灣的鄭明炯將雜文分為兩類：一、社會批評；二、人生雜談。在香港現當代報刊的專欄，不離這兩種類型。所謂「社會批評」，即是對時事的評論；「人生雜談」是對生活和個人感受的文字。這兩種雜文，鄭明炯完全將它歸入散文的範圍。

近日看黃錦樹、高嘉謙編選的《散文類》（台北：麥田出版，2015年1月），在黃錦樹的〈序：力的散文、美的散文〉中，他說：

「它（散文）自始就是自由的——彷彿擁有無限的自由——但也許太自由了。有史以來第一次，它被賦予那樣的合法化：文與語，心與口、語言文字與內外的客體世界距離得那麼近，語言的透明性是空前的，彷彿就



■這部選集是大學教科書。

作者提供

粵語講呢啲

論打仔4：歪、牛王；出爐鐵；皮𦔐肉韌；打藤



除「曳」會「打仔」外，「學壞」也是家長動手的原因。一說到「壞」，人們會聯想到「作奸犯科」那回事，可在此之前應有跡象——與一些「不正派」的思想或行為有關。「歪」可有兩個理解，其一、胡亂、任性、無理取鬧，這相當於「曳」；其二、不正當、不正派，這相當於「壞」。「歪/wai1」通過音變得出「kwaai4」的讀音，怪不得廣東人也會叫「曳」做「歪」、「曳仔」做「歪仔」、「壞人」做「歪人」了。

《西遊記》中有個牛頭人身，看上去兇神惡煞的妖魔角色，他叫「牛魔王」。據書中描述，此妖魔雖則是個老粗，但重情重義。如此看來，「牛魔王」斷不可能與那些無賴混為一談。然而，民間給那些橫行霸道不講理的人一個「牛魔王」的稱號，令人費解；可能是其攝人的扮相，予人有種邪惡的感覺罷。據此，廣東人用了「牛王」二字來形容那些不務正業、為非作歹，破壞社會秩序的不法分子，並稱他們做「牛牛仔」或「牛王頭」。此叫法現已不多人說。

「打鐵」指把燒紅的鋼鐵錘打，打造出不同器物。須注意，從火爐中拿出來的鋼鐵要立刻錘打，涼了就不能打，所以就有「打鐵趁熱」的講法，後比喻做事要抓緊時機，從速進行。就此，廣東人創作了以下一個歇後語：

出爐鐵——唔打唔得/出爐鐵——聽打（等打）意指因某小孩「歪」而非打不可。這個「打仔」的理據原來有着強大的後盾來支撐：

古語有云：

■ 梁振輝 香港資深出版人

詩語背後

守護香港・大集會及其他（二）

社會各界高度關注暴力事態，對暴力製造者及其背後勢力的譴責，力度之大，前所未有。面對暴力氾濫並不斷升級，採取強硬措施平暴的呼聲，在社會上獲得不少人響應。不惜一切代價平暴亂，以解燃眉之急，漸成主流民意。

當前事態，也引發了一些深層次的思考。暴力行動遍地開花，形勢空前嚴峻，但真下了決心，解決起來未必沒有辦法。依法止暴，有着清晰的法律依據。運用政權機器以暴制暴，哪怕出動解放軍平暴，並不是什麼不可想像的事情。一些專家甚至認為，主動權一直在中央政府手上，一旦時機成熟，果斷出手，該抓的抓，該判的判，還可順勢解決國家安全立法、土地房屋政策、教育傳媒亂象等久不能解決的問題。狼狽亂一下，讓他們感到痛，再來一個大變革，未必是壞事，甚至是好事。

至於外部勢力插手問題，立法會前主席曾鈺成的觀點有一定代表性。他認為，國際上存在敵視中國的力量，是毫無疑問的；敵對力量不會放過任何機會給中國製造麻煩，包括破壞香港在「一國兩制」下的繁榮穩定，也是不足為奇的。但外因要通過內因而起作用，正如保持身體健康強壯是防止病菌入侵的根本保證，抗拒外部敵對力量的最有效辦法，是把自己的事情辦好。

換言之，處理暴力抗爭，防止外力干預，只是問題的一個方面，甚至是相對簡單的方面。以7月21日的事態為例，夜間三場暴力衝突的影響固然惡劣，但終究是冰山一角，同樣需要慎重對待的，是下午那場儼然暴力背景板的大遊行。幾乎每次暴力衝擊，都發生在大遊行之後。和平示威的市民，成了暴徒的掩護和人質。聯想到近段時間以來，幾十萬人的大遊行已發生了四五次，正正是水面下龐大的冰山！它們以一種極端的方式，真切地反映了香港社會的深層次問題，反映了社會各階層的生存狀態和政府的管治現狀。

香港產業結構單一，就業雖然充分，卻嚴重兩極分化。少數人躋身金融、地產等高門坎行業，絕大多

數人在酒店、餐飲、環衛、交通等行業的低端服務崗位上打熬。地產懶錢和金融快錢帶來的超額利潤，抽空了發展其他產業所需的資金和人才。壟斷暴利成就了香港，也慣壞了香港。中端就業無處容身，低端就業也失去了上升空間。

由於產業結構和分配結構長期失衡，社會問題嚴重到了怎樣的程度？《香港01》社評尖銳指出：香港出現「平行時空」，一方面有大量億萬富豪，港府也長期錄得財政盈餘；另一方面成為「劊房之都」，許多基層市民苦苦輪候公屋，理應安享晚年的老翁亦要「執紙皮」。

董建華任上，情況尚未如此嚴重。出於商人出身的政治家的敏感，他一度想突破這個困局。先後推出數碼港計劃發展互聯網產業，硅港計劃打造高新技術基地，中藥港計劃開發生物醫藥。無奈，這些今天看來頗有先見之明的構想，連同雄心勃勃的住房「八萬五計劃」，最後都因傳統行業的強大和既得利益的反噬，或胎死腹中，或扭曲變形。香港有自由的環境，健全的法制，完善的科研體系，勤勉敬業的勞動力，卻因資本的短視和逐利，讓香港錯過了回歸初期最好的十年。

正是在這十年裡，全球產業結構和貿易格局大調整，互聯網技術方興未艾，中國經濟騰飛舉世矚目。香港本應抓住政權回歸百事鼎新的契機，利用資金和人才優勢，實現經濟結構調整，同時完成社會價值觀改造和人心回歸，打造一個全新的香港。可惜，十年蹉跎，風光不再，大好年華讓給了腳足幹勁抓機遇、一門心思謀發展的深圳河北岸。

有內地朋友在網絡上感嘆：我們都曾經那麼熱愛香港，迷戀那些讓人仰慕的傳奇富商，燦如星辰的影視明星，天馬行空的音樂、電影、武俠小說，美麗的維港和兼容並包的美食……小時候，親友們能去一次香港，都會引以為榮，吹牛大會能持續一周，遭致周圍人或羨或恨的目光。誰都不曾想到，我們印象中的美好香港，現在完全變成了另

要讓客體世界自我顯示。」

小說是虛構的，相較而言，散文是半虛構半真實的文類，不僅讓客體世界的自我顯示，也是內心世界的自我顯示。

黃錦樹還提及，楊牧編的兩卷本《現代中國散文選》，把現代散文總結為七類：小品、記述、寓言、抒情、議論、說理和雜文。但，後兩類被他剔出他的散文選之外。他指出，楊牧的七類說混淆了不同的分類層次，譬如小品往往可出之以記述、寓言、抒情、議論、說理；而雜文只是一個總稱，它包括了小品、記述、寓言、抒情、議論、說理。所以，楊牧的七分法混淆了。香港報刊上的專欄文字，內容海闊天空，文字不拘一格，當然，糟粕亦復不少，難成大器的作者也不少。小品沒有第二個周作人，雜文沒有第二個魯迅。

周氏兄弟都是散文大家。這本《散文類》，選了魯迅的渡台弟子台靜農，內地的有楊絳（卻沒選錢鍾書）、汪曾祺、王安憶；其餘的都是台灣老中青作家，最吸睛的是王德威、蔣勳、余光中、駱以軍、林文月；但竟漏了少年時代影響我甚深的張曉風。而名滿華文界的香港董橋，更落選了，黃錦樹認為：

「董橋的專欄在海內外享有大名，其實阿諛文字也寫了不少；與文人雅士往來交接，行文或近乎筆記小說，掌故叢談，是道地的小資產趣味的小品文。但他對書畫古玩舊書的愛應該是真摯的。」

這評語流於偏頗，黃錦樹沒有提出證據。我認為，他應該平心靜氣遍讀董橋文字，那才可發言。

黃錦樹任教於台灣的暨南大學，高嘉謙任教於台大中文系。對既有的散文選本，他們都不太滿意，於是聯同編選了這部書。範圍是近三十年的作品。一覽目錄，已覺人才濟濟，內中文章不少已看過，重溫一下，當年舒卷，深夜攻讀情景，不禁浮上腦海。

■ 江 鄰

外一個樣子。

此情此勢，讓人唏噓之餘，不禁想起李白那首著名的《行路難》：

金樽清酒斗十千，玉盤珍羞直萬錢。停杯投箸不能食，拔劍四顧心茫然。欲渡黃河冰塞川，將登太行雪滿山。閒來垂釣碧溪上，忽復乘舟夢日邊。行路難！行路難！多歧路，今安在？長風破浪會有時，直掛雲帆濟滄海。

香港的堅尼系數在世界發達經濟體中是最高的，意味着貧富極懸殊。當富人們「金樽清酒斗十千，玉盤珍羞直萬錢」的時候，廣大基層民眾卻充滿焦慮，手停口停，「欲渡黃河冰塞川，將登太行雪滿山」，不知前路何在。城市的管理者坐享高薪高福利，按部就班，束手無策，迴避矛盾，置身事外，真好似「閒來垂釣碧溪上，忽復乘舟夢日邊」。有識之士看在眼里，急在心裡，籠罩着一種深深的無力感：「停杯投箸不能食，拔劍四顧心茫然……」

曾有領導人引用此詩的最後一聯「長風破浪會有時，直掛雲帆濟滄海」，以激勵港人的奮鬥精神，表達對香港的美好祝願。可光明的前景，終須經歷痛苦的涅槃。行路難！行路難！多歧路，今安在？李太白千年一問，已然穿過歷史的滄桑，迴盪在香江兩岸。

香港病了，有急病，也有慢病。病象不只表現在政治、經濟、社會等抽象層面，還具體表現在市民的心理健康上。香港大學醫學院7月11日公佈了一份跟蹤研究報告，指出本港疑似抑鬱症比率，由2011年至2014年的1.3%，於2014年「佔中」期間升至5.3%，至最近6月至7月修例風波中攀升至9.1%。該院院長梁卓偉形容，社會已瀰漫「精神健康疫症」，而且沒有疫苗，亦未能評估是否已達高峰，情況令人擔憂。的確，一個社會差不多十分之一的人疑似抑鬱，怎不令人擔憂？

荒誕派戲劇大師歐仁·尤內斯庫（Eugene Ionesco）有句名言：意識形態將我們分開，夢想和痛苦卻讓我們緊緊相連。